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賈誼

翰曰誼有過秦二篇論秦之過此第一篇也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善曰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崤

善本作轂字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濟曰秦至孝公益疆盛故先述之崤山秦塞也

函谷關名擁據也韋昭曰崤謂二轂函函谷關也善曰史記張良曰關中左轂右函

君臣固宇以窺周室有



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素之心良曰周室天子之國

也括盛也猶囊括盛而結之八荒八方也言皆盡欲取之善曰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張晏曰括囊括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善曰周易曰括

囊無咎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無譽

連衡而鬪諸侯銑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商號為商君關西連兵曰衡諸侯關東六國善曰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

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向曰拱手

取言易也西河魏地名善曰李斯上書孝公既沒惠文武昭濟曰沒死也惠王文

王武主昭王也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

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漢中巴蜀皆地名舉破也膏腴土田

良沃也要害山川險阻也善曰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諸侯恐懼會盟

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



交相與爲一

良曰盟誓約也 銑曰締結也才穎曰關東爲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

當此之時齊有孟

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

嘗君者名文姓甲氏文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文曰魏公子無患者魏安釐王弟也爲信陵君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

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

向曰關東連兵曰從言關東諸侯爲約離

散秦之衡也 善曰言諸侯約結爲從欲以分離秦橫也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

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

向曰韓魏燕趙宋衛中山皆國名 翰曰

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攻廩立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書尸三萬以爲二京寧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

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然寧越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 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

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召

紹

滑樓緩翟

景蘇厲樂

的

毅之徒通其意

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 高誘曰齊明卡周臣也戰國策曰



齊今周最使鄭立韓援而廢公叔周最忠之高誘曰周最尸不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千象謂趙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蠡對楚王曰主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主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

昭王以為

吳起孫臏帶佗

駢

兒良王廖

留

田忌廉頗趙奢之倫

制其兵

善曰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

侯宜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代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嘗以什

倍之地百萬之眾仰

善本作叩字

關而攻秦

良曰言諸侯地與兵於秦什倍百萬仰關函谷關高故云

仰攻也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



遁逃而不敢進

銑曰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善曰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

遁逃史記作逡巡

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

於是

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音魯齊曰軍敗曰北百萬言多也櫓大楯言流血漂之韋昭曰大楯曰櫓

善曰左氏傳曰狄虎彌

建大車之輪以為櫓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

善本無家字

無事

善曰史記

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

及至始皇奮奮六世之餘烈

翰曰自孝公至始皇六世矣烈業也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

而亡諸侯

濟曰時周分為二稱東周西周始皇吞之而并滅諸侯善曰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苦扑以鞭笞天下

良曰履至尊謂稱始



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

扑善曰說文曰敲擊也銑曰言破南越分為此二郡也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百越

之君俛首係計頸善本作委命下吏命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

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銑曰百家言經史之類也秦命民曰黔首善曰

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墮善本作名城殺豪俊向曰墮壞也應劭

害為已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的鑄善本作以為金人十

二以弱天下之民翰曰兵戰具也咸陽秦所都也鋒鋌兵刃也弱天下民

也善曰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鋌然後踐華為城

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鐻或為鐻音巨



因河為池濟曰登踐華山以為城因河水以為池取其高深廣大而據億

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曰壘上文也十萬曰億不測言不可量測也良將勁弩守

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銑曰何問也言誰敢問善

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善曰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善本無也字

里取其堅固而廣大也善曰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

殊俗濟曰沒死也殊俗遠方也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善本作隸之人

而遷徙之徒也良曰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戍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賤也善曰陳涉已見鄒

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局戶為樞也如淳曰甕古文氓氓人也材能不及中庸銑曰庸常也言不及中常

之人善曰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同曰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不富善曰史記白范蠡之陶為朱公

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

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

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

猗氏故曰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翰曰言在兵行伍而起於道

而舉事也躡足驅馳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

率疲散善本作罷之弊二字

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濟曰時兵皆疲於行役斬木為兵揭

竿為旗良曰斬木為兵器而無鋒刃揭舉竿為旗而無旌幡也天下雲會

而響應贏糧而景從銑曰如雲之會如響之應贏糧擔軍糧也景從如

者贏糧而趣之方善曰裨蒼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向曰自涉之起封建

言曰贏擔也音盈善曰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

竟始於善本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翰曰秦

涉也兼有天

下所以非小弱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

也自若自然也

也自若自然也

也自若自然也



君也鋤耒憂棘矜巨不銛息於鉤戟長鋟所介也棘矜戟也以鋤

柄為之銛利也鉤戟鋟皆兵名謂九國時兵器也孟康曰耒鋤柄也善曰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槿也槿巨巾切如溥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鈎曲

也說文曰鋟鈹有鐔也適戎之衆非抗善本有九國之師也良曰適戎謂涉戎漁

通俗文曰罰罪曰適丈厄切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謂不

及六國之將相善曰史記曰賢人深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

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天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向曰謂六國滅而涉盛也翰曰山東國謂六國也絜圍也然秦以區區之

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良曰招舉也九

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嘗與秦為然後以六合為家

善本作殺字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善本作身死人手為天下



笑者何也

濟曰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墮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 非有先生論一首

東方曼倩

善本作舊字良曰非有謂無有也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善

曰漢書曰朔又

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

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

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

銑曰先人

賢羣臣也夙早也

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

向曰率然猶忽然也

率然輕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



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

於茲矣

韓曰嘉善也靡曼好兒也流議猶餘論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越王

鼓三三苦身勞力高詭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談論也

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與寡竊不

善本無不字

為先生取也

善本作先生不取也

蓋懷能而不見臣

善本無臣字

不忠也

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

濟曰殆近也

非有先生伏

而唯唯

良曰唯唯敬聽之辭也

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

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

銑曰竦正也於戲歎也可乎言不可也再言之者所以言

談之辭何得輕易而為之

善曰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

夫談者有悖忽於

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銑曰悖逆佛違謬反也善曰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拂

耳序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

或有悅於目而

善本無而字

順於耳使於心而毀於行



者非有明主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

覽于直善本無于直二字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

比干直言於紂善曰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

盡忠慤善本作閔字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

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翰曰慤傷也騷動不安也今則不

然反以為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曰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果紛

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於人善本作先人字為天下笑故曰談

何容易濟曰紛然多自蒙被無罪見殺之名也戮辱也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

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良曰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惡來革多力俱



事於紂也善曰史記曰中滿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

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口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

伐紂二子身死牧之野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語子曰巧言

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

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

賢臣親近讒夫銑曰弛廢也言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逾

煦沈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善本作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向曰愉愉煦

善曰愉愉煦煦和悅之兒也孝經鉤命訣曰驩忻慎懼嘔

嘔喻喻煦與嘔同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儼善本作將然作

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韓曰儼

貞拂違也善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可命之士

日拂與弼同



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

以詠先王之风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

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风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

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善曰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

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向善本然易容捐

薦去几危坐而聽濟曰懼然驚視貞捐薦去几自貶損也捐弃薦席几案也危坐端之也善曰懼敬兒也管子曰少者之

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怍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

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歌者也箕子避紂漆身佯狂善曰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箕

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主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見私之色發

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



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

以于湯木公釣於渭水

善本無水字

之陽以見文王

銑曰負鼎俎是恥辱也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

鼎俎刀以于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肅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

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北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

吊尚坐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

善曰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

本仁祖義善本作誼

引義我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

衰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

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

昌也

向曰本祖皆以仁義為先摠集也類法昌盛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

上不變天性下不奪

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

善本無

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

職既加矣於是列善本作裂字

世民至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木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



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

而泣下交頤濟曰穆然默然也俛下也惟思也善曰穆猶默曰嗟乎余

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良曰縣連將絕之良殆危也善曰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

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

賞有功躬善本作親字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

遠佞人善曰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

苑囿填池漸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

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銑曰明堂布政之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向曰晏安和洽也善曰孫卿

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虛



空善本作圖圖空虛向曰圍獄也虛空謂無鳳皇來集麒麟在

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人翰曰言祥瑞並至也郭外曰郊萌芽草初生也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

又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莫不我各奉

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善曰呂氏春秋曰治

亂存亡如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

國克生惟周之禎善本作貞字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一首并序

王子淵濟曰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浮游先生陳丘子也襄當假立以為論端也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善曰

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傳曰言



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善曰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良

距止也躍行也趨進也有日謂多日也善曰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遭

聖主平世而久懷寶銑曰懷寶謂懷德也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

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向曰伯牙善鼓琴鍾期聽其音而知其意遂相與交也舜禹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

之也言夫子遇平代而不出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蟲終日經營不能越

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樊手鴻翮則翔四海翰曰越過也東西廂

日說文曰蚊蟲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蟲噬膚蚊亡云切音莫僕雖頑騷

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文子曰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



善本作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濟曰窮愚也達通也文學曰陳懿

誠善本作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良曰懿美誠信也話善言也善曰春秋

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

銑曰介紹傳命也善曰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

齊桓向曰甯戚飯牛望桓公而為商歌於車下桓公乃召以為為政故云干商

淮南子曰甯戚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

反裘負芻息於途側者嬰問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為人臣僕於中

年見使將歸嬰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嬰曰可得

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

而請絕晏嬰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屈於不知己

而申於知己吾三年為臣僕人莫知吾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己矣今不辭

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遂以為

上客故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為親者善本

云語也



字翰曰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母倭為媿回

善譽者不能掩其醜濟曰毛嬙西施皆美婦人也嫫母倭媿皆醜婦

之以皮帽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孫卿苟有

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

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良曰咨歎辭也特獨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

以斷善本作斷字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銑曰公輸班至巧者也與斧

斷也蒲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矰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言事必相須而成

也曼長也結綴於矢謂之矰也善曰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

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綴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故膺騰撇波而濟

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善木有能空致遠未若遵塗之疾

也向曰浮水而擊波不如乘舟之縱逸涉田而行不如依道之捷疾者言履仁

義之行求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聲名易致也膺膺騰躍撇擊也衝蒙謂衝



突蒙寵也善曰說文曰敬擊也擊與敬同也定設切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

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苟聞命矣翰曰敬聞求友之命於是相與結侶

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濟曰索亦求也蜀在西故云西州也有二人焉乘輅

而歌倚輓輓雞而聽之良曰輅車也輓輓端木也善曰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

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曄曄緩舒繹曲折不失節

濟曰中合也雅大小雅也轉運聲之飄颻也律六律也曄緩舒繹柔問歌者和之聲也善曰禮記曰曄曄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立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焉銑曰儀禮士相見之禮贅冬用雉夏用胸善注同又曰左頭奉之禮文既集向曰謂禮畢也善曰薛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

文學子夫子降席而稱曰俚紀力人不識寡見鮮善本作聞聞翰曰俚

之人謙辭也寡鮮皆少也曩從末路望聽玉立竊動心焉善曰尚善曰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



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

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淳游先生陳丘子曰

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

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

濟曰太上謂主也股肱謂臣也洪大也善曰如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

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

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良曰白珪之玷尚可

南容三復白珪之詩孔子以為戒慎之至以兄子妻之魏文侯有子曰擊封於

中山三年其傅倉唐使於君文侯見之曰中山之君亦何好唐曰好誦詩文侯

曰於詩何好曰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曰鵲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

使中山君有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矣論曉也善曰論語曰南

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

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

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比大晨鴈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



侯曰嘻擊知吾好北大嗜宸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  
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鸛彼晨風鸛彼  
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  
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

為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銑曰言古人詠詩皆有所適令子所歌復何尚也先生曰夫

樂者感人心善本作密字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

術明而臣道得也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君者忠臣者

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向曰節止趨進

也善曰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脩心肅則身敬也好惡不刑善本作形字則是非不分節

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砥夫凡人視之快他沒焉良

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翰曰蘊積也砥砥石而次於玉快不辨良工理玉之工也和寶謂如下和所獻寶

善曰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精鍊善本作練藏於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王者廣蒼曰快忽忘也



鑛璞

善本作朴字

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

翰曰精鍊金也

百鍊不耗故曰精鍊鑛璞謂金石相和未理者也忽焉不識良巧冶理金之工也幹體也善曰精練金也金百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礪

與鑛同

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

善本作民字

氓所不能命哉

良

言物尚如此況天子之德不詠歌其何以知之巍巍高良蕩蕩大良命名也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

名也

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

善本作德美

深乎洋洋固不覆

載紛紛天地寂寥

善本作聊字

宇宙

銑曰洋洋盛良罔無也紛紛衆多良寂寥曠遠良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善

曰言所覆者廣之紛紛衆多之貌也寂聊曠遠之貌也

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

何以加茲

向曰究盡也皇唐謂帝堯也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

善曰

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

將至也

翰曰言歌樂之而忘其老也善曰論語子

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

文學曰書云迪文

使四方若卜筮

順如卜筮

濟曰迪道也一人天子也言道天子行德化使四方之人信善曰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



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字信也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

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思竊惑焉良口據

長也瀾波也安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平之人也愚謙辭惑疑善曰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淨游先生

色勃皆溢銑曰勃怒也皆溢怒目精出於目眊也曰是何言與善曰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向曰怪其

善曰孝經子日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

王穆如清風列于太雅翰曰周公清廟之詩為周頌之首吉甫尹吉甫也大雅詩篇名善曰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

維臣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燕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

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濟曰偽詐也

也累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也累令百姓徧曉聖德

莫不霑濡江眉耆耆之老良曰濡潤也良曰厖眉耆耆皆老稱厖善曰厖雜也謂眉有



白黑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良曰淳厚流行也於是皇澤

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銑曰皇澤天子惠澤

也豐沛言多也善曰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

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

不足善本作厭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善曰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

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寒廊乃

欲圖太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向曰罔無也億度尺寸也把握言把握之狹也

寒廊廣大也大人天子也樞機權要也方伯諸侯也善曰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妄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

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陳年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

而前曰先生詳之翰曰詳審也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行潦其暴



集江海不以爲多

鯁秋

並逃九戩域

不以爲虛

濟曰言江海網罟之

太不爲一物而虧盈也行潦雨水也鯁鯁魚名九戩大網也

善曰左氏傳曰

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

百川歸之而不足爾雅曰鯁鯁郭璞曰今泥鯁也鯁似立切郭璞

是以許

山海經注曰鯁魚似地毛詩曰九戩之魚鯁鯁爾雅曰九戩魚網也

是以許

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表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

以卑

良曰言帝王之德不爲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伯夷叔齊取周而自餓于首陽山也文武謂文王武王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昔

堯朝許由於河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申遂之箕山之下夷齊已見上文

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

能惑孔墨

銑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汙其寶玉邪可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垂棘璧名孔孔丘墨墨翟皆賢聖也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今刺史質敏以

流惠舒化以揚名

向曰質正敏達舒布也

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

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緝

韓曰董其也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綸即緝釣魚繳也王言之出雖小弘之而大也



曰爾雅曰董正也禮記曰主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翰

詩甘棠美邵伯也倚立也善曰毛詩序二客雖室計沮與議何傷濟

二客謂文學與夫子也室塞也沮敗也何傷言無傷於理也善曰顧謂文

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

二子措意善本有焉字良曰微少巨大措致夫子曰否銳曰否夫雷霆

必發而潛底震動善曰呂氏春秋曰開枹音鼓鏗耕鏘羊而介

士奮竦向曰雷霆霹靂也潛底幽隱處也枹擊也鏗鏘聲也介士甲士也竦故物

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

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善本無也字翰曰又學先議愚事欲感動前敵

敵之愚以善曰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融論語注曰繹事繹也文學



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善本臣之力也濟曰問周成王康王也

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與音余

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

臣故虎嘯而風寒民龍起而致雲氣

良曰聖智謂成康也甘棠謂邵伯也銑曰雲從龍

風從虎皆相感而生也寥戾風聲

善曰蟋蟀俟秋吟蟋蟀亦蟲名陰則出也

陰

向曰皆感事而至矣寥戾風聲蟋蟀蟲名俟待也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鼓相應仇偶相從

翰曰仇匹也

聲相應同氣相求

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

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

濟曰殫盡也淑

善也

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亦大廈善本作之材

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

善本有也字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爲之而價千金也大廈屋也丘



山也略智也 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 蓋君為元

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 銑

元首頭也股肱手足也 善曰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

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文王

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三代以上皆有師傳五伯以下各自取友

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 善曰 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宋襄公是也 善曰

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

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 齊桓有管鮑隰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仲鮑叔

牙隰朋齊戚也匡正也 善曰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白齊桓衛姬

之子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說苑郭子曰齊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

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晉文公有舅 犯 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善本作 犯 趙衰 楚 取威定霸以尊天子 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 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骨臣甲季也左氏傳 秦穆有王由五殺 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攘却西戎始開帝緒

濟曰王王繆由由余五羖百里奚也緒業也善曰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

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

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娛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

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楚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楚莊有

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

良曰孫叔敖也諸夏中國也善曰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

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及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

句踐有種彘禮

善本作蚤

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

銑曰句踐越王名種文種彘范蠡吳嘗伐越越棲於

會稽山竟以滅吳故云雪恥也

善曰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渚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朋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

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魏文有段干

田翟秦人腹折衝萬里

向曰段干木田子方翟璜皆魏臣也腹罷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



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教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潰潰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軌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因關於莒

也燕破齊齊閔王走保莒邑故亡困也善曰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於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

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菑齊繆王走保於莒繆與閔同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

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

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

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

被六藝佩禮文良曰純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言皆以美事喻衣服也屢下明詔舉賢良求

術士招異倫拔駿茂等也是以海內勸慕善本作歡慕莫不風馳



雨集龍襲雜並至埽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

讓之禮極目向曰風馳雨集言疾至溢填闕庭言多也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

能翰曰條暢猶通達也言進者樂之疲怠者亦不偃息善本有甫乎詩

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濟曰言以詩書道德為門為域而游息焉域闡也咸契系身脩德

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

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良曰貢獻允信弘大也濟濟盛兒善曰濟濟多士

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

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善本作以厲貞廉日

究陳蠲除苛細綏安也善曰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減膳

食卑宮觀善曰宣紀曰今太官損膳省宰又曰郡國宮觀勿復脩理省田官損諸苑踈繇役



振乏困

善曰宣紀曰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人又曰恤民災害不逞

游宴

向曰恤憂違暇也善曰宣紀曰閔耄老之逢幸憐縗經之

服事

翰曰閔憐辜罪也縗經居喪之人也服事謂服役事善曰宣紀曰朕

人佗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經凶災而吏繇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

子弟之縗匿

濟曰惻隱傷痛也悽愴悲歎也身死腐人謂經栲掠或飢寒

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

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

良曰育養也零落茂盛皆遂其理不夭伐也

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

濟曰愷悌大順也先生

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主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

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

善本作大理



峻法良曰刻削謂損害也峻深也善曰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

長於酷虐狼執手虎攫懷殘秉賊韓曰言皆如虎狼之暴也攫持也善曰孟子曰賊仁者

謂之賊賊義其所臨泣善本作莫不肌慄善本作飢惛伏吹毛求善曰

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忡周容切善本作征公二字無所措其手足濟曰慄戰也言如蛇虺之

螫毒於人者怔忡惶懼兒措置也善曰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

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公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嗷嗷愁怨遂亡秦族良曰嗷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

獸者不畜豺樹木者憂其蠹蟲保人善本作者除其賊良曰狸能

食獸蠹以傷木賊以亂人善曰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

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况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蟲還自食人生事因故太漢之為政也崇簡易上善本寬柔進淳仁舉賢

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銑曰淳深也睦親也善曰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今四海善本作樂

東



葉朝廷淑清天符既章入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

向曰天符

人瑞以下自分也亨通也善神光耀善本暉洪洞神洪洞相通也

即明也善曰宣紀曰薦鬯之夕鳳皇來儀翼翼善本邕邕羣鳥並

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楨比

鳳皇神雀瑞鳥麒麟瑞獸名甘露瑞露也嘉禾瑞穀也翼翼飛也邕邕聲也垂容有容儀也滋液津潤楨比連接也善曰宣紀曰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尚書

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

于郡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銑曰隆盛

洽和給足也咸則三壤謂上中下田皆有法昔文王應九尾狐善本有東

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向曰謂白魚入于王舟諸侯同辭而伐紂也善曰春秋元命

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尚書璇璣鈴曰武王得兵鈴謀東觀白魚入周公



受秬幽而鬼方臣

翰曰秬黑黍瑞黍也幽香草也鬼方遠國名善 軍主

得白狼而夷狄賓

善曰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軍主未詳 夫名自正而事自定

善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也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

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

善本作合字 邊不恤寇

甲士寢而旌旗仆也

濟曰張武南郡太守也賓服洽會恤憂寇賊寢息仆偃也 文學夫子曰

天符既聞命矣敢問入瑞先生曰夫

善本作先生夫子曰 匈奴者百蠻之

最彊者也

良曰百蠻夷狄之通名也善曰毛詩曰因時百蠻

天性驕驕善本 寒是習俗桀善本

暴

銑曰蹇逆桀悖也善曰左氏傳曰偃蹇僑傲也 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善曰史記曰匈奴貴

壯健賤老弱也 業在攻伐事在獵射

善曰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以侵伐 兒能騎羊

走笮削飛鋌善曰史記曰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也

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隼集



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向曰畜居也如鳥獸之集

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其耒耜則弓矢鞬馬播種則扞胡弦掌拊收

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刈則顛倒殪伊什翰曰以此如中國之務農也

拊用之蔽手以持弓者也奔馳皆追逐也殪什皆殺傷也善曰禮記曰左佩

使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鄭玄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史記曰匈奴射狐兔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良曰遁逃寇賊也善曰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

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匈奴邊孔杞王屢犯芻蕘詩人所歌

自古患之銑曰懷來綏安也杞動也犯芻蕘言入塞而食漢草也詩云獫狁

是常服獫狁孔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

于稱臣而朝善本有賀字向曰靈神也日逐單于皆匈奴名善曰宣

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來降鄭氏曰揮音纏束之纏又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結計沮顏焦齒

日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



梟瞋

開

前羽髮黥首文身裸

力

袒

徒

之國

翰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沮顏刻

面也焦齒黑齒也梟瞋眼白也黥首雕額也文身鏤身也裸袒不衣也善曰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輒音義曰刀

刻其面蓋沮顏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梟瞋也黥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靡非不奔走貢獻懼

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

善本作掖字

而笑

濟曰靡無也婆娑舞良曰鴻大均平也翥

夫鴻均之

世何物不樂飛鳥翥翼淵

善本作泉字

魚奮躍

良曰鴻大均平也翥翼奮躍樂和氣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鳥飛戾天魚躍于泉

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

是以刺史感懣

莫

舒音而詠

至德鄙人

黥

淺

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

善本作尅字

殫焉

銑曰懣積也向曰鄙人先生謙辭也黥不明也殫盡

也善於是二客醉于仁義我飽于盛德

善曰毛詩曰既醉終日仰以酒既飽似德

終日仰

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金澤文庫

雙子校寄進

永祿三年

度  
申六月七日

平氏政朝

司業九華以年六十一歲

加朱墨点

三安